

野荒崖

陈忠实／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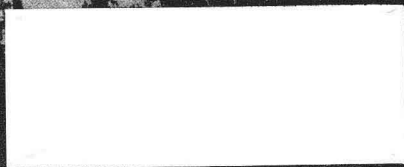


野 荒

ye huang ya

陈忠实／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荒崖/陈忠实著.

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3.7

不亦快哉丛书/周洪 主编

ISBN 7-211-06186-6

I. 野…

II. 李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0019 号

野 荒 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 × 1230mm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66 千字 插页 2

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221-06186-6/G·86

定价:23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目
录

- 开庭之前 / 1
非常爱情 / 16
民间爱情 / 30
老马工作室 / 40
黄昏动作 / 48
今夜难眠 / 66
绝唱 / 78
醉鼓 / 94
苦雪 / 118
船祭 / 129
野秧子 / 144
秋之惑 / 151
红葡萄 / 166
九月还乡 / 182
活命 / 238
腊月秧歌 / 250
民间新戏 / 265
山坳里的月亮 / 279
平原上的舞蹈 / 293

开庭之前

玻璃在晨光里泛亮，徐铁力醒酒了，强撑着坐起来，瞅见淡红的光晕涂满了四壁。他胖胖的身子照在墙上，像一个黑黑的怪物。屋里空旷冷清，他扭身下床时看见儿子徐小良。晨光里小良的眼睛黑亮异常，同时带着疑惑和怨恨。徐铁力从儿子的眼神里看出，儿子是恨他的，恨他想与妻子石琴离婚。尽管闹了半年还没有离成。

徐铁力知道自己将家人的心伤透了。

爸，你还不上班？小良问。

徐铁力愣了愣说，你爸下岗啦。

小良摇头，爸爸是国家干部，怎么会下岗呢？

徐铁力耸了耸眉毛，没好气地说，小孩子家不懂，甭管我，你怎么不上学去？

小良怯怯地垂下头，说，等我妈妈呢。

等你妈做啥！徐铁力瞪圆了眼。

小良说他等妈妈送钱来交书款。徐铁力问多少钱，小良说56块。徐铁力下床从身边的衣兜里摸出钱，说这60块钱拿去吧，等钱不能误功课啊。然后就在儿子面前对妻子石琴好一阵埋怨。

小良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

徐铁力冲了一碗方便面吃着。石琴和父亲徐老爷子还不知道他今天下岗。父亲和石琴同在一个纺织厂，同时下岗一

年了。父亲整日找活路，做过警卫、厕所收费员，眼下成了街头理发师。石琴下岗后难受了几天。徐铁力在民政局做个小干部，给她找了几份工作，石琴都没能干长。就说民政局所属的残疾人福利厂吧，石琴在厂里做刺绣，活儿倒是干得来，可她得装残疾人。入厂前，厂长反反复复叮嘱她，让她装聋作哑。不久，她实在受不住了，也不愿在残疾人群里抢食儿吃了。她自己辞职回家了，因这还惹恼了徐铁力。后来，石琴与两个下岗姐妹合股开了个美容院。石琴负责洗脚房的工作。她每天为客人洗脚，徐铁力竭力反对，石琴不听，两个人吵吵闹闹，闹离婚就从这时开始了。徐铁力知道，他急欲跟石琴离婚，还不仅仅是妻子为别人洗脚。因为他与单位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司机好上了。今天，女司机齐燕燕与徐铁力同时下岗了。

徐铁力的BP机响了，低头一看，是齐燕燕呼他。他洗洗手，穿上衣服要走，妻子石琴急急忙忙走进来，问小良在哪里。

徐铁力翻石琴一眼说，我给了小良钱，让他上学去啦。石琴抹抹额头上的汗，舒了一口气。石琴算不上十分漂亮，但也算清丽，标标致致的。生活的担子使她有些憔悴，看上去很疲惫。徐铁力与她产生感情裂痕并不是从齐燕燕插足开始。他们很早就没有多少性生活了，石琴下岗之前时常值夜班，而徐铁力在民政局办公室是没有夜班的。徐铁力瞅见石琴就有气，当他看见她为别的男人洗脚，心里感到恶心。他边往外走边埋怨，孩子上学交钱就叫醒我，即便是离了婚，孩子断给你，小良还是我的儿子嘛！石琴讷讷道，我不知道你手上还有钱，即便是有些零钱，你还要求人找工作。我去美容厅里找点事干了……徐铁力闷闷地吼：你拿美容厅洗脚

挣的臭钱，为我儿子交书款？小良不嫌脏，我还嫌脏呢！石琴最恨徐铁力贱口轻舌讥讽她，她瞪圆眼吼：谁的钱脏？一不偷，二不卖相，这是我劳动挣的血汗钱。告诉你徐铁力，如今你瞒不住我们，你也是下岗的人啦！嘴上积点德！徐铁力被刺疼了内心的隐处，大声说，我是下岗了，我会找到体面工作的。我徐铁力做事，会让家人挺起腰杆来的！石琴撇撇嘴，就凭你？在机关里混油了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成。谁要一个白痴？做梦去吧！徐铁力说，我不跟你争，出水才看两脚泥呢。他腰间的呼机又响了，急转身出去了。

石琴气白了脸，坐在床前发傻。瞧着野得收不回心的男人，她内心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她只是惦念孩子。她不想让小良跟后爹过日子。为了孩子，她什么都可以忍一忍。再说，眼下自己下岗了，连个吃饭的饭碗都端不着了，哪有心思打离婚？让徐铁力这狗东西先尝尝下岗的滋味吧。

徐铁力找到公用电话，给齐燕燕回了电话。齐燕燕在电话里嗲声嗲气地说，铁力，我朋友丁大姐准备给咱俩介绍到外资公司，工资好高高高哇。徐铁力激动得涨红了脸，问，燕燕，有戏吗？齐燕燕说，我的丁大姐神通广大，一会儿你见了就知道啦。徐铁力问在哪儿见面？齐燕燕顿了顿说，丁大姐喜欢打保龄球，那就去东风保龄球馆吧，不过，得你请客啊。徐铁力心揪得紧紧的，支吾几句，还是咬牙应了下来。放下电话，他掏出兜里的钱包，数了数，只有120块钱了。这点钱，打不了几局保龄球，而且，打完球总不能分手吧？最起码要吃点便饭意思意思。他愈发觉得此事无法处理。跟齐燕燕打退堂鼓？不能啊。那样不仅被齐燕燕小瞧了，而且会丧失这个进外资公司的机会。他在电话旁转了几转，想找谁借

点钱。找石琴？不行。找石琴还不如找父亲……

徐铁力骑上自行车去桥头找父亲。

桥头有工人施工。焊花的光亮从河水里折射出来，使徐铁力把眼睛往哪瞧都会感到弧光闪闪烁烁。爬上桥坡，他蓦然发现父亲的理发摊子前围着一些人。他觉得父亲出了什么事，心一紧，挤进人群。果然，父亲徐老爷子脸色苍白，双颊发青，嘴角上有些血痕。老人斜靠在椅子上，阵阵喘息，两只胳膊恹恹地垂着。徐铁力问，爹，你病的吗？父亲撩开眼皮，强装笑脸说，铁力，你不去上班，到桥头做啥？徐铁力说，爹，我有事儿跟你商量。爹，先告诉我，你刚才怎么啦？用不用送你上医院？徐老爷子干咳了两声。围观人哄笑起来。徐老爷子扭脸凶道，都滚，没你们啥事儿！人们笑着散开了。徐铁力感觉父亲有事瞒他，满眼疑惑。徐老爷子连哄带诓地说，铁力，没啥，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没事儿的。快说，找我有啥事儿？徐铁力迟疑了一下，话在嘴里转了半天，还是说了出来：爹，有件事儿跟您说，我今天正式下岗了。你可别难过。徐老爷子半晌不语。他吭吭地咳了几声，喘气也不那么顺畅了。老人装笑道，我不难过。儿子，下岗饿不死人，你老爹和你媳妇不早下岗啦，还不照样活人？你想干点啥呢？有谱了吗？徐铁力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，爹，有个朋友介绍我到外资公司，想请请人家，可我兜里的钱……徐老爷子愣了愣问，外资公司？你都三十五六的人啦，一不懂外语，二没啥特长，傻柱子还仁心眼儿呢，你可别让人骗了啊！徐铁力说，你是说外资公司不要我？事在人为嘛，我的关系硬……徐老爷子切切地瞅着儿子：你要多少钱？徐铁力说，三四百块就够了，爹，我会还你的。徐老爷子满脸皱纹拉成一

副苦相叹道：我手上还真有四百块，拿上吧。徐铁力一怔：爹，你理发咋带这么多钱？徐老爷子不耐烦地摆摆手，去吧，你爹刚挣的。徐铁力愣了愣，欣欣地骑车走了。

齐燕燕穿一身米黄色休闲服，背着小挎包，在保龄球馆门口等徐铁力。她生得俏美，细白的面孔展示着娇姿媚态。远远地，徐铁力就喊，燕燕，燕燕——

齐燕燕扭身一笑，等徐铁力走近了，她便撅起嘴巴埋怨，不讲信誉，晚半个钟头啦。

徐铁力赔笑脸，别生气，宝贝！我真的有点事儿，孩子上学的事儿。喂，那位丁大姐来了吗？

齐燕燕说话声音呛人：要不我怎么来气呢！你迟到，她也没来，说得好好的，怎么回事儿啊？

徐铁力劝说，别急，再等等，我们是求人家。人在矮处，就得照矮里来……

哼，这年头，都是爷，就下岗的人成孙子啦。一说下岗，连我嫂子都不拿正眼瞅我！齐燕燕跟谁吵架似的。

徐铁力叹口气说，我们得自个长志气！哼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莫笑叫花子穿破衣！

齐燕燕被逗笑了，用小拳头捶了他一下。

徐铁力和齐燕燕在大厅坐了一会儿，丁大姐开着蓝鸟轿车停在门口。齐燕燕迎上去，将木呆呆的徐铁力介绍给丁大姐。丁大姐有50岁了，依然浓妆艳抹，穿着鲜亮打眼的红衣服。她的服饰和说话与她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符。丁大姐打量着徐铁力，笑道：小徐呀小徐，你能赢得燕燕心，真是好福气哟。我给她做过几次媒人，她都瞧不上人家……

徐铁力点点头，笑笑。

丁大姐直奔服务台，向服务员要了一个跑道，掏出 300 元的押金。齐燕杰朝徐铁力使眼色，徐铁力急忙上前拦住了大姐，掏出钱来。丁大姐阴眉沉脸地说，大姐是老板，大姐的钱买它俩仨的保龄球馆都不费力，你们下岗了，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徐铁力还是不依，丁大姐示意服务小姐记账。徐铁力瞟了齐燕燕一眼罢了手。

真正扔起保龄球，徐铁力感到力不从心。他愿意看齐燕燕扔球的姿势，举手投足中又多了一番魅力。他感到自己浑身浮在轻泛的香气里。丁大姐一手夹烟，一手扔球，时常扔出大满。徐铁力在一旁叫好鼓掌。丁大姐问徐铁力为什么不扔球。徐铁力无奈地摇头，这是富人玩的东西，我平常只在单位扔扔篮球。眼下连扔篮球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他有些伤感，忙移开空洞的目光。齐燕燕发现徐铁力眼睛里怪异的东西，忙笑着拉他，玩吧，不会就学。徐铁力怕给丁大姐扫兴，硬着头皮走上来扔球，他的球几乎都走了偏道，故意装出很丑的动作，却挑起丁大姐的笑声。他的确指望着这块骚云下雨呢。他等丁大姐。齐燕燕玩累了，就建议去餐厅。到餐厅说什么也得由他付钱了。

一进餐厅，丁大姐的手机就响了。趁丁大姐在外边回电话的空儿，徐铁力把兜里的 500 块钱塞给齐燕燕，如释重负地说，钱由你付吧，我笨嘴拙舌的，吃屁都赶不上个热乎的！不然你该埋怨我了。齐燕燕接过钱，瞪了他一眼说，你就这点出息。徐铁力抹抹额头上的汗说，燕燕，你跟这位丁大姐是啥关系？我在单位咋没听你说过？齐燕燕很开心地笑笑，鼻尖上渗出许多细小的汗珠儿。笑毕，她说，人生皆是缘啊！我与丁大姐不沾亲不带故，认识还不到半年。有一天晚上，

我送局长去乡下,开车回城路上,碰上这位老大姐的车,她的车坏了,她拦了几辆车,车都没停,拦到我这儿,我停啦。帮她修修车,还给她添了点汽油。油是公家的,添呗!就这么简单,她就喜欢上我了。徐铁力恍然大悟:看来是好人有好报啊!这世界,你他妈知道谁用着谁呀!你说,丁大姐真能帮我们吗?她是哪里老板?齐燕燕说,丁大姐就是外资公司的老板。听说她是咱本地人,有个在新加坡当华侨的叔叔无儿无女,由她继承了万贯家财……徐铁力抖抖甩一长腔,操,瞧人家!咱咋就碰不上这么个叔叔呢?有这样的叔叔,下一百回岗也不怕呀!齐燕燕瞅见丁大姐走进来了,赶紧捂住徐铁力的大嘴巴。

丁大姐坐下来,打趣道:今天我自己开车出来,公司的人不放心啦,打电话问我怎么样。我没敢说跟下岗人员在一起。其实,你们下岗的人也不一样。有些下岗的人,不务正业,素质低下,干出扰乱社会的丑事来。

徐铁力心里不悦地瞅了丁大姐一眼。

丁大姐喝了一口茶,将脸扭向齐燕燕:燕燕啊,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迟到吗?我们外企公司向来是看重时间的。

齐燕燕既好奇又木讷,是啊,大姐,快说。

徐铁力也好奇地往前凑了凑。丁大姐说,我开车路过桥头,想下车到百货商场买点东西,刚一下车,就有一盆脏水泼到我的裤腿上,脏乎乎的真恶心。一打听,泼水的理发师是下岗职工。瞧瞧,就这素质。

徐铁力的心悬了起来,脸上慌得紧。齐燕燕摇着丁大姐的胳膊,大姐,快说,后来怎么样?

丁大姐讲得眉飞色舞,后来呢,出现了戏剧性变化。我

提着湿湿的裤腿儿，一言不发地站着，心里那个气呀。那个理发的老头过来说几句软话，也就算了，你猜他说什么，他说对不起了阔太太，还不走，难道让我赔你裤子不成？我们下岗工人不容易……一听我就更火了，我质问他，下岗工人怎么啦？下岗还有理啦？下岗就该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？那老头也是个倔人，我俩就吵起来了。围了好多人，老头嘴损，我哪是对手？再吵下去，也丢我身份呢。后来，我对看热闹的拉人力车的小伙子说，你替我揍这老东西一顿。我本是说说气话，谁知那小伙子直截了当地问，揍他可以，你出多少钱？我想了想说500块，小伙子说两人分太少。我不懂他的意思，就说800块，那小伙子答应啦。小伙子上去就将理发老头打了一顿，老头瘫在地上告饶，我才真出了口气。老头被那小伙子扶起来，刚要发作，小伙子甩给他400块钱，骑上车子走了。理发师接下钱，似乎心里也没了气。我又开车回去换衣服，你说，钱是不是好东西？它有时能平衡人的心态

.....

齐燕燕笑得前仰后合。

徐铁力痴眉呆眼地愣在那儿，胸膛内风起云涌。他终于明白了，父亲为啥是那副模样。他用愤恨的目光瞟了一眼丁大姐。他感到恶心，想替父亲狠狠揍她一顿。又一想，不能伤了燕燕的心，而且还有求于这个臭女人。丁大姐扭头问：小徐，你说好玩不好玩儿？徐铁力装着笑笑，笑得异常僵硬。他心里骂，为富不仁的东西，你有几个臭钱，这个世界就可以在手里玩。等饭菜上来喝酒的时候，徐铁力神情恍惚。他坐在桌旁喝闷酒，不说话，嘴巴闭得紧紧的。他自己把自己灌醉了。

傍晚落了一场小雨。雨刚停，路上汪着积水。徐铁力在齐燕燕娘家睡了一觉，醒酒后走出来。齐燕燕送他到门口说，铁力，你真不给我做脸，光知道自己喝酒，不知道照顾丁大姐。我发现你越来越怪啦！徐铁力嘴里喷了一口气说，燕燕，不看你的面子，我他妈早扇她啦！齐燕燕摸不着头脑：人家丁大姐诚心帮咱们，你小子不能恩将仇报哇！徐铁力不敢看她的脸，怕碰上她的眼睛，动情地说：燕燕，听我一句，你要是真心对我好，就别再理那娘们儿啦！齐燕燕绷起脸问：为什么？你这人有病吧？徐铁力说：人家姓丁的是大老板，能瞧得起咱？咱们不是一路人，瞧她对下岗人的酸劲儿。我徐铁力是没啥出息，可我还是条汉子，要饭也要不到她的门下！齐燕燕气红了眼睛，吼：徐铁力，你别自以为是，不管丁大姐是啥人，人家总没害咱吧？咱们下了岗就得找机会跟富人打交道，跟桥头那帮穷鬼们来往，你能活吗？徐铁力瞪圆了眼吼：你变了，你瞧不起咱普通人啦。实话讲给你吧，我爹就是桥头理发的，你那个狗日的丁大姐，叫人打的就是我爹！你让我陪她笑，我他妈笑得出来吗？说着蹲在地上哭了，雨水中映着他扭歪的脸。

齐燕燕呆愣了，脸白了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徐铁力回到家，家里没有人。邻居告诉他，今天下午三点左右，他父亲犯病了，石琴先将老人背回家里，眼看着不行了，就又将老人送到医院。徐铁力心里打丁个哆嗦，看看呼机，是有人呼过他，那时他正昏睡。他骑上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医院。病房里，父亲徐老爷子躺在病床上输液。石琴怕他惊动老人，悄悄将徐铁力拽到病房外的走廊里。石琴要向他讲老人挨打的过程，徐铁力说，别说了，我全知道啦。石琴

说,我叫来了法医,留下了爹透视的光片。徐铁力愣了愣问:你这是要——石琴正色道:我们得跟那个狗女人打官司!铁力,你原先不是学的律师吗?这事儿你得多跑跑,咱得替爹,不,替下岗工人争这口气!徐铁力异样地看着石琴。他没想到石琴会有这么一手,而且在他们感情破裂的情况下做到这个份上,足足使他心头一震。

石琴急了:你快说话呀!我做错了吗?

徐铁力的心热了。石琴还记得他学过律师,连他自己都快忘光了。他上中专,学的法律专业,不知怎的,糊里糊涂地在机关混了十几年。眼下连混都混不下去了。他有时真羡慕那些没有改行的同学。他们有的当了名律师。徐铁力抓住石琴的手,说:谢谢你,还记得我是学律师的。

石琴慌慌地抽回手,说:这么客气?

徐铁力又问:石琴,我爹住进医院,哪来的钱啊?

石琴淡淡地说:不瞒你说,还是我美容厅的钱。你若嫌脏,就换回来!

徐铁力很理亏似地垂下头。石琴与他的目光火辣辣一碰,可石琴并不想从他的眼神里领那份廉价的情意。石琴叮嘱他照看老爹,她去美容厅料理料理,然后接小良放学回家。石琴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徐铁力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送她出去。后来一想起齐燕燕,就冷静许多。他埋怨自己那么容易感动。当父亲醒来时,徐铁力心里格外难受。父亲挨打得的400块钱,竟被他用去招待父亲的仇人。世间的事有时就这么荒唐,活活是一把糊涂账。父亲剧烈地咳嗽,堵堵地喘不上气来。徐铁力轻轻为父亲捶背。爹咳完了,徐铁力说:爹,我不明白,你为啥接那400块钱啊?这可不是你的脾气呀!

父亲眼眶一抖，淌下满脸老泪：铁力，你爹一辈子腰都没有弯过，可这回不同往常了，俗话说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你爹、你媳妇，还有你，都下岗了，咱得活呀！我这把老骨头能换回400块钱，得点是点，我不能混吃等死呀……徐铁力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声泪俱下：爹，是你儿无能，我们当晚辈的无能啊！

父亲伸出手，一把将跪在地上的徐铁力扯起。徐铁力也不知道父亲哪里来的力量。父亲吼：你年轻，不能跪！你爹老了，脸皮撕了就撕了……徐铁力做狠狠地挺起头来：爹，你放心，我告他们，给你报仇！父亲无力地摇摇头：你错了，你爹没仇人。你爹13岁进了国营厂，当过劳模，眼下还是吃皇粮的城里人。如果有仇人，那仇人就是穷啊！说着老泪又下来了。徐铁力用毛巾一把一把擦父亲脸上的泪和鼻涕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又说：铁力，爹有句话得跟你说。石琴哪点不好？孩子都那么高了，你还胡折腾个啥？今天，石琴呼你你也不回话，不是她，你爹该躺在火葬场了。

徐铁力闷着嘴，“嗯嗯”地点头。

父亲加大了嗓门儿：别光嗯嗯，你穿着新鞋硬往牛屎上踩，到头来后悔去吧！你哭都哭不来呢！

徐铁力还是“嗯嗯”着。

父亲吼：你耳里塞驴毛啦？说话呀！

徐铁力脸一阵红一阵白的。

父亲不再逼他，转了话题：铁力，你今天不是求人找工作了吗？有结果吗？

徐铁力打了个寒噤，怯着眼神，不吭。

父亲说：哪有那么多外企公司等你干？你小子有三头六臂？你还是给我干点牢抓实靠的营生吧！

徐铁力咬了咬牙说：爹，你放心吧。

夜里，徐铁力与石琴对坐着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石琴将徐铁力过去学法律专业的书翻出来。多少年了，她将这些书保管得规规矩矩。有一次，儿子小良差点将这些书当废纸卖掉，被石琴拦住了。她总觉得男人会用得着的。怎么用？什么时候用？她还模糊着。徐铁力望着这些书，想起他与石琴结婚的情景，脑子里就有了温暖的遐想。他说：你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到医院照顾爹。石琴好久没听到男人这样温情的话了，便有眼泪在眼眶里滚着，不淌下来，满屋子里的东西都在她泪眼里晶莹地颤动。她喃喃地说：铁力，我所有做的这些，都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。别误会，我不是乞求你别跟我离婚。强扭的瓜不甜。这一切，我都是冲孩子，冲老人。说完扭身出了屋。

徐铁力呆坐着，彷徨四顾，顿觉脑袋空得慌。他再次陷入矛盾境地。他眼里闪现了齐燕燕的身影。这家伙现在干什么呢？睡了，会梦见我吗？醒着，会想着我吗？她浅浅笑语如花开在他眼前。明天，他就能考验她了。他要正式告诉她，他要起诉她的宝贝丁大姐，还有那个打人的臭小子。这是父亲的尊严，也是他徐铁力的尊严。她会怎么反应？她如果坚决地站在丁大姐那边，将来能牢抓实靠地跟他过日子吗？他发现，石琴身上的好多优点，齐燕燕全不具备。她比石琴多的只是外形的那份俏美。就是这份俏美啊，搞得他一度神魂颠倒。不能否认，俏美也是美啊。他痛苦地想。

果然给徐铁力猜着了。徐铁力把齐燕燕叫到古河边，跟她说了起诉丁大姐的想法。齐燕燕被噎得眼眼说不出整话来，慢慢把心静住，她骂：你到底图个啥？我把这事儿跟丁大

姐说了，丁大姐听说很内疚，她说大伯的治疗费，她全出，另外，补偿一万块钱。这全是误会，她又不知是你爹！徐铁力拖着很重的鼻音说：你小看我们一家了，我们不为钱！齐燕燕撇着嘴说：你嘴上说不为钱，也是为钱，看在我的面儿上，本来可以私了，你偏偏……我看你是看人家丁大姐有钱，讹人！徐铁力心里浸出一股怪味儿，说：燕燕，你下岗了，想傍大款的心情我理解。当然，性质不同，这是女大款。可你得想想我，出了这种事，我还沉默，人家会怎样看我？你如果是真心爱我，就站在我这边！齐燕燕是一脸鄙夷的神色，大声喊：站在你这边？站在你这边，我们能有工作吗？想硬气，我他妈做梦都想硬气一回，我们硬得起来吗？徐铁力果决地说：那我们也不能像狗那样活着，我的骨头还没那么软！齐燕燕狠狠打了他一巴掌，哭了，满脸是泪：我真是瞎了眼，瞎了眼哩……

齐燕燕跌跌撞撞地跑了。

徐铁力枯树根似地蹲在河边。他心里乱乱的，魂儿都被搅散了。燕燕啊，她在自己的世界游荡太久了，他不能改变她。他摸摸发烫的脸，这可能是燕燕最后一次打他的脸了。他想哭，觉得窝囊，还是忍住了。天黑了，桥头的焊花一闪一闪，照着街上明来暗去的行人。他摇摇闪闪立起身子，朝寂静的昏暗里喊：老子不是孬种，不是孬种——

一连几天，徐铁力都重读那些法律书。读不懂的时候，他就去城里律师事务所找同学。老同学大赵是名律师，听说他下岗了，十分惊讶，又听说他替父亲打官司，又十分同情。大赵帮徐铁力出了好多主意，最后问他，打完官司，你打算干点什么呢？徐铁力淡淡一笑，打完官司，我就跟你同行啦！